

歷代詩話

九



歷代詩話卷四十九

庚集四

苒谿 吳景旭旦生氏著

唐詩 卷中之上

琥珀

冷齋夜話曰韋應物作琥珀詩云曾爲老茯苓元是寒
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覲舊說松液入地千年所
化令燒之尙作松氣嘗見琥珀中有物如蜂然此物自
外國來地有茯苓處皆無琥珀不知韋公何以知之

吳旦生曰通志云虎魄

西域傳作虎魄
蜀都賦作虎珀

中有一蜂形

色如生者可以拾芥名靈魄又老君玉策云松脂入
地千年作茯苓茯苓千年作琥珀琥珀千年作石膽

石膽千年作威喜神仙傳云琥珀一名江珠今泰山
出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清異
錄云琥珀孫松脂也本草松脂一名松肪鄭嵎津陽門詩
孔雀松殘赤琥珀注云世傳孔雀松下有赤茯苓入
土千年則成琥珀

廣雅云琥珀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
大如斛削去皮成琥珀如斗大初時如桃膠堅凝乃
成也李長吉詩桃膠迎夏香琥珀一云桃窰入地所
化又虎目光入地

化物如琥珀又
龍血入地所化

金樓子云楓脂入地千歲爲琥珀爾雅翼云楓脂一
名白膠香李長吉詩楓香晚花靜

博物志引神農本草云雞卵可作琥珀其法取伏卵
鰾黃白渾雜者煮及尙輒隨意刻作物件以苦酒漬
數宿旣堅內著粉中佳者乃亂真矣通志云有煮青
魚枕僞爲之者南蠻記云寧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
則蜂出土人燒治以爲琥珀兔絲琥珀苗也

晝公

嬾真子曰吳興老釋子野雪蓋精廬此蘇州招晝公詩
卽皎然也居於湖舊說皎然欲見韋蘇州恐詩體不合
遂作古詩投之蘇州一見大不滿意繼而皎然復獻舊
詩蘇州大稱賞曰幾誤失大名何不止以所長見示而
輒希老夫之意

吳旦生曰顧況劉長卿正丹秦系皎然之儔俱與蘇州相倡和故作詩招之也皎然姓謝氏靈運十世孫字清晝招之稱晝公字之也常論僧不當以字行按古者生子三日父名之二十而冠父字之所以表德也禮所謂冠而字之敬其名也今僧棄父母屏妻子已絕子父之道頭童而不櫛不可冠何字之有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羅大經謂魯哀公誅孔子亦曰尼父周益公謂壽皇每稱東坡唯曰子瞻而不名蓋重之也觀古今士大夫贈僧詩文每稱其字者非是

陳眉公云稽山徹上人與道標皎然齊名吳人爲之語曰餘杭標摩雲霄雪谿畫能清秀稽山徹洞欠雪

字詠

韋應物滁州西澗詩獨憐幽草澗邊行尙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吳旦生曰此太清樓帖所刻手書也係蔡元長校鑒自屬真本何元朗言憐草而行於澗邊當春深之時而黃鸝尙鳴始於性情有關今本行作生尙作上則於我了無干涉矣楊升庵亦云生本作行上作尙見古法帖

歐陽永叔云滁州城西乃是豐山無所謂西澗者獨

城北有一澗極淺不勝舟又江湖不至胡元瑞謂宋人不知詩人遇興立言大則須彌小則芥子寧此拘拘也

綵幟

韋應物酒肆行云銀題綵幟邀上客

吳旦生曰韓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懸幟甚高斗概甚平而酒不售遂至於酸唐韻帘字注云酒家望子容齋二筆云今都城與郡縣酒務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於外以青白布數幅爲之微者隨其高卑大小村店或挂餅瓢標帚杆唐人多詠於詩

鳧鳥猪肝

獨孤及酬常郿縣詩謂乘鳧舄朝天子卻媿猪肝累主
人

吳旦生日風俗通後漢書皆言葉令王喬有神術每
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
令太史伺之言其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
鳧至舉羅張之但得隻舄焉乃詔上方諦視則四年
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
鳴聞於京師喬卒百姓爲立廟號葉君祠祈禱無不
應若有犯亦能爲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無復
聲焉

風俗通又云按左傳葉公子高忠於社稷萬民
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等劫惠王以兵葉公自

葉而入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退而
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兼

茲二事固祀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
明乎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譴告故於上西門城上候
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懼有得失所參之也何
有伺一飛鳧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事哉陳晦
伯云此皆應劭說也范書愛奇遺其通余觀李君實
義後人據以爲縣令事矯誣抑又甚矣余觀李君實
云人知葉令王喬之舄爲雙鳧不知晉南海太守鮑
靚之履爲雙燕靚爲南海時葛稚川隱羅浮靚每密
過之談論達旦始去而門無車馬之跡獨雙燕往還
人怪而問之則其雙履也以鳧屬令以燕屬守特爲
拈出以句脩詞者據此則仙靈幻迹世所常有一守
一令徵爲故實亦韻事也而執葉公以證葉令之非
殊不必爾

東觀漢記云閔仲叔居安邑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

邑令候之間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豬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敕市後嘗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如此乃歎曰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

輕煙

本事詩曰韓翃閑居將十年李相勉鎮夷門又署爲幕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能知韓舉目爲惡詩韓邑邑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唯未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善一日夜將半韋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事定誤矣韋就座曰留邸狀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且求聖旨所與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

詩四十九
與翊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
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臘
燭輕煙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翊韋又賀曰此非
員外詩耶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

吳旦生曰汝南先賢傳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
月寒食世謂禁火起於此然按左傳但云與母偕隱
而死史記但云亡入縣上山中並無焚骸之說異苑
謂子推抱樹燒死晉文伐以製屨有悲乎足下之語
則誣甚矣丹陽記云龍星木之位也春屬東方心爲
大火懼火盛故禁之是以寒食龍忌之禁所謂禁煙
未必爲子推設也

按周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循火禁於國中注云爲
季春將出火也今準節氣寒食是仲春之末清明是
季春之初則禁火乃周制矣但周制四時變火春取
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
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今觀春明退朝錄唐惟取榆
柳火以賜近臣戚里之家君平詩煙散侯家蓋紀實
云

按後漢禮儀志清明騎士傳火故君平云日暮漢宮
也然觀子美清明詩朝來新火起又家人鑽火用青
楓皆在寒食三日之後而君平寒食卽事乃云傳燭
散煙則不待清明而已傳新火何邪

按後漢書周舉傳云太原郡舊俗以介子焚骸有龍
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莫敢煙爨歲
多死者周舉爲刺史作書置子推之廟言盛寒去火
殘損民命非賢者意今則三日而已宣示愚民使還
溫食桓譚新論云太原民隆冬不火食爲子推也則
是寒食乃在冬中非今二三月閒也琴操又謂子推
燒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發火其說皆殊
按淮南要略云操舍開塞各有龍忌注中土以鬼神
之亡日忌北幽南越皆謂之請龍

人參

韓翃詩應是人參五葉齊

吳旦生曰續博物志高麗人參贊云三極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椶樹相尋椶音賈木葉似桐甚大陰廣參多生其陰段成式求人參詩九莖仙草眞難得五葉靈根許惠無皮襲美謝惠人參詩神草延年出道家是誰披露記三極蘇東坡次韻正輔詩細斲黃土栽三極皆用贊語也

說文作人侵字書作蔘或作蔘參李君實雜綴云人參名人蔘蔘者漸漬之義以其得地氣浸漸成長如人形故也又名人微亦微漸之意一名黃參以其得土膏土色屬黃又名人御以其生有階級又名鬼蓋以其生背陽向陰又有神草地精海腴之目大約標

其滋益於人耳海錄碎事云天狗人參也春秋斗運
樞云搖光星散爲人參廢江淮川瀆之利則搖光不
明人參不生按三月生葉小花核黑莖有毛九月采
根有頭足手面目如人亦可收子於十月下種如種
菜法生上黨山谷者最良遼東次之高麗百濟又次
之潞州紫團山與太行相連出參名紫團參卽上黨
也周繇以人參遺成式詩人形上品傳方志我得眞
英白紫團

擅場

國史補曰郭曖尙昇平公主盛集文士卽席賦詩公主
帷而觀之李端中宴詩成有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

郎不解愁之句眾稱絕妙或謂宿構端曰願賦一韻錢
起曰請以起姓爲韻復有新開金埒看調馬舊賜銅山
許鑄錢之句暖大喜出名馬金帛爲贈是會也端擅場
送丞相王縉之鎮幽朔韓榘擅場送丞相劉晏之巡江
淮錢起擅場

吳旦生曰唐人讌集每賦詩必推一人擅場此其例
也寶厯中楊於陵僕射入覲其子嗣復率兩榜門生
迎於潼關宴新昌里第諸生翼兩序元白在席楊汝
士詩云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元白覽
之失色汝士歸謂子弟曰今日壓倒元白又裴令公
居守東洛宴酣索句公爲破題次至汝士云昔日蘭

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遽裂之曰笙歌鼎沸
勿作冷澹生活元顧曰樂天能全其名此二則亦不
得不推擅場皇甫百泉舉高氏晦日林亭會崔劉二
詩何足與此

西齋話紀端之賦錢乃比鄧通既非令人又非美事
余謂此端之所以謔起也夫何礙

柳塘花鵲

聖俞曰若夫狀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如嚴維柳塘春
水慢花鵲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在目前
乎

吳旦生曰陳隨隱亦云春物融洽人心和暢言不能